

後漢書集解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桓榮字春卿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云字子春

沛郡龍亢人也

續漢志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

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焉

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為博士徒眾尤盛見

前書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榮事九江朱文文即貧窶無資

普字見經典序錄先謙曰今本東觀記作朱文剛

也常客傭己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迺歸

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

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

集解洪亮吉曰時大司徒

戴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

賁中郎將曰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本師為誰湯對

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

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

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

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

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

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

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

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集解周壽昌曰漢法

以無子出妻為常律若在此後世駭人聽聞矣又漢時頗多夫婦之

獄如馮衍兩出其妻黃允附貴出妻范升為出妻所控被繫幾困

於獄殆一時風氣使然榮之出妻或別有不得已非但以無子也

先謙曰官本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集解劉攽曰案文

注當作嘗漢書正作使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集解

日書鈔五十六引續漢書云上輒令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

榮於公卿前說經因問長安時舊事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

閱揚州從事舉弘帝曰俞往汝諧

續漢書曰閱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故令往言汝能和諧此

官謝承書曰舉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爲冠因拜榮爲博士引

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爲博士引

閱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

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切集解先謙曰官本切作反

辯明經義每已禮讓相厭

不已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厭服也音一葉反

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

擊磬盡日迺罷

吹管奏雅頌也

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

獨舉手捧之弘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弘是愈見敬厚常令

止宿太子宮

集解惠棟曰抱朴子云明帝在東宮從榮受孝經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

胡憲侍講迺聽得出旦一人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

病賜弘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

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

故言不諱也

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

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

言可博士任也

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
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曰輔太
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曰榮爲
少傅賜曰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
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曰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
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曰聰叡之姿
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
家福祐天下幸甚臣斯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
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
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 太子報書曰莊曰童蒙學道九載
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
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況曰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
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

矣是先師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皋魚

謝弟子也皋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

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

子識之於是門人今蒙下列集解先謙曰言不敢有辭願君慎疾

辭歸者十有三也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三十年拜為太常榮

加餐重愛玉體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誦誦不息集解惠棟曰東

俱据拾投間輒誦詩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

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適若是哉東觀漢記

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顯宗即位尊曰師禮甚見

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曰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

乘輿營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集解先謙曰官設几杖會百官驃

騎將軍東平王蒼曰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集解通鑑胡注

執業猶執經也汪文臺曰初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

學記十二引華嶠書作執經經生避位發難

上謙曰太師在是也既罷悉曰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

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為之故謂三雍五更

解見明紀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謂下語而迺通鑑考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

講說之也迺封榮為關內侯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作五百戶為是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

詔獨言桓榮不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

及李躬今闕疑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作五百戶為是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

先謙曰東觀記云後以五更祿終其身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

問太官大醫相望於道集解先謙曰官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

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集解沈欽韓曰宋書禮志

手版蓋明帝以弟子自處撫榮垂涕賜曰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迺去自是

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

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偃除兄子二人

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

鴻學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

最高 雍早卒少子郁嗣

論曰張佚許切陰侯曰取高位危言犯眾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

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爲之懷恥

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

爲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事 受爵不讓風人所曰興歌詩小雅角弓篇曰

下記下俱有也字

受爵不讓至於己

斯亡風人

而佚廷議爭援自居全德

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在故曰自居全德

猶詩人也

全德言無玷缺也意者曰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

放鷹曰罪作傳

並解見吳漢傳集解黃山莊子曰是謂全德

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

君人者能曰此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幾近也鉅依反集解先謙曰真蓋貞之誤

郁字仲恩少曰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曰尙書教授門徒常

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書讓汎兄子又東觀記

孤兄子一人學方

起當是雍之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曰租入與之帝曰郁

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曰政事稍遷侍中

東觀

記曰永平十四年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

華嶠

為議郎遷侍中也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集解沈欽韓曰五家謂歐陽林尊平當朱普桓榮也華書作五行似專言洪範五曰侍中監虎賁中郎將集解劉攽曰案漢無監虎賁行蓋非

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敕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

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

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

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眾宜思遠慮以光朝廷

肅宗即位郁曰母憂乞身詔聽曰侍中行服

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

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家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

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

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曰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

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

與智長則切而不勤

集解沈欽韓曰大戴禮保傳篇作切而不攘賈誼傳及新書作切而不晚

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

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曰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而不須勤較若性猶自然也襁縮也保小兒被也保當作

祿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

孝昭皇帝八歲卽位大臣輔政亦

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

蔡義河內溫人也爲韓詩給事中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

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

召訓亦講禁中

酺等並自有傳集解惠棟曰本傳作馴徐廣云馴古訓字

臣伏惟皇帝陛下躬

天然之資

集解惠棟曰桓譚新論云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先謙曰官本資作姿

宜漸教學而

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尙

繼傳父業故再召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

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集解錢大昕

范史無傳攷章帝元和二年詔書稱襄城令劉方則其時方平原人

縣令至永元四年由宗正拜司空首尾裁八年爾頗怪其遷轉之

驟今觀實惠疏乃知方以宗先帝所褒宜令郁方竝入教授曰崇

室通經術故有不次之擢也

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中奉車

都尉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永元二年西謁園陵郁永元四年代丁

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

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朱寵字仲威京兆

書位至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亮

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

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集解洪頤煊曰伏恭傳初父黯章句繁

傳初牟氏章句浮詞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與減爲九萬言諸儒

章句惟趙岐孟子章指傳於今數衍文義其大指如今之鄉塾講

章蓋當時博士傳習設科射策利祿所在士爭趨之通儒不之覺

焉蘇輿曰時承前漢家法謹嚴之後卽文字增減亦別白爲學如

榮滅普章句卽不爲朱氏學郁省榮章句卽不爲大桓君學樊儵
刪嚴氏春秋號樊侯學張氏爲儵弟子復爲滅定更名張氏學亦
其例也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
六子普延焉

俊鄭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
絕鄭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彬竝知名

焉字叔元少曰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
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曰焉爲太子少

傅月餘遷太傅曰母憂自乞聽曰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

奪服集解沈欽韓曰後世所謂奪情皇甫誕碑尋詔奪情復其舊
任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

復起復卽奪情也今人以卽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爲
禪後卽吉爲起復者誤

濟陰王焉與太僕來厯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厯傳順帝

卽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竝錄尙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

建言宜引三公尙書入省事省猶視也集解惠棟曰周禮內史職
云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鄭康成云

若今尙書入省事賈公彥云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況之也帝從之曰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

侯集解先謙曰今東昌府莘縣治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

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

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曰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

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

受也曰尙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

吉曰罪被誅沛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

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

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集解劉放曰案典爲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常乘

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榮

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曰悟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華嶠書作

十後出爲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

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集解劉攽曰

都尉也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為津因轉令為

平元年因黃巾之變特置入關都尉官平津其一也見帝紀注劉

非說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

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

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於官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於字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少立操行襁袍糟食不求盈

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

集解沈欽韓曰糟食蓋苦食也文苑英華符載謝李巽書糟心服道亦與糟食義同已世濁州郡多非其人

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集解惠棟曰孫愐云向

公支子向父胙胙孫戊以王父字為氏迺舉鸞孝廉遷為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

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為己吾汲二縣

令東觀記曰除陳留己吾長句月間遷河內潁令甚有名迹諸公竝

薦復徵辟拜議郎

集解劉攽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諸府辟之議郎當云徵而已明多辟字

上陳五事

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悟內豎故不省已

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於家子暉

暉字文林一名嚴

東觀記嚴作礪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沛國桓礪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

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尤修志介

集解先謙曰志介猶言志節

姑爲司空

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

暉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

祠具暉拒不授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伎若此也

伎堅賓

客從者皆祗其志行

集解汪文臺曰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謝承書云桓礪鄙營氣類經緯士人在昉王

文憲集序注同先謙曰官本祗作祗是

一餐不受於人仕爲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

方正茂才三公竝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

交趾

東觀記曰礪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

頭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
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庭橘樹一株遇實
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
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集解沈欽韓曰注屈豫室中謝
承書云罷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
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集解沈欽韓曰麟一作字元鳳早有

才惠華嶠書曰鄭生麟也集解惠棟曰文士傳云麟伯父焉為太

客乃為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

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

年仰惠二子桓帝初為議郎人侍講禁中已直道悟左右出為許

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

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

書一首集解沈欽韓曰舊唐志桓麟集二卷文心雕龍雜文篇自
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賦以上枝附景從十有餘家御覽八百五
十引桓麟七說曰香其為飯雜以梗菰散如彬少與蔡邕齊名初
細紙博如疑膚北堂書鈔亦多引桓麟七說

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
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
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
節大怒劾奏猛曰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
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曰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
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集解沈欽韓曰七說乃麟所作已見上御覽五百九十引傳玄七林序曰枚乘作七
發傳殺劉廣崔駰李尤桓麟崔琦劉梁桓彬之徒承流而作者紛
焉七激七依七離七說七龜七獨七謨七麟七舉七誤七譴七之篇案
彬所作蓋七謨也北堂書鈔七謨是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
傳玄作然玄自序作七林書鈔誤
其志僉已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貌也疑然有所識也詩
曰克岐克嶷也集解劉攽曰案蔡邕本以早成爲一學優文麗至
德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
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窳下也音迺共樹碑而
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卽位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

謂伏生已後至伏湛也

中興而

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

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論語云也

爲人者憑譽曰顯物爲己者因心曰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

己乎

丁鴻字孝公

集解先謙曰李善文選注作字季公

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字幼春王莽

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緄說其宰遂與俱降

世祖大喜厚加賞勞曰緄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緄將兵先度河移

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

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緄願封本

鄉或謂緄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緄曰昔孫叔敖赦其子受

封必求境塉之地

孫叔敖楚相也境塉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

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事見呂氏春秋集解先

謀曰官本地利作利地是無事字未有也字

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集解沈欽韓曰今池州府石埭縣東

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

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緄從世祖征

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

國於盛不報既葬迺挂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

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也

弱少

生不供養死不飯含

集解王補曰戰國策鄒魯之臣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

皇天先祖竝不祐助身被大

病不任茅土

任堪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身被大病上不忍爲蕃輔下不能守土

前上疾狀願辭

爵仲公

仲公盛

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

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俊

同事桓榮甚相

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迺止而讓之曰昔

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吳札吳

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春

秋之義不曰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易為蒯瞶之子然則

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

以為今子曰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

歎息迺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

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二

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

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平

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也賜御衣及綬稟食公

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

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焉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

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集解

先謙曰官本注郡作部王會汾云案傳言鄉侯明非南陽郡之魯陽邑故注引東觀記以證之尋陽郡耶洪亮吉云案尋陽郡晉惠帝永字為郡字兩漢何嘗有尋陽郡耶洪亮吉云案尋陽郡晉惠帝永興元年始立漢時止有尋陽縣屬廬江郡此郡字蓋縣字之誤尋陽縣蓋別有魯陽鄉與屬南陽郡之魯陽不同故下記又云以廬郡為六安國故又徙封馬亭洪頤煊云馬亭在尋陽見郡國志補注其地與魯陽相近

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

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

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

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為集解惠棟曰初學記江微陳留志云望字次子雍邱人也少受春秋于少府丁子然以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節操稱故有傳

上帝親稱制臨決鴻已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

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東觀記曰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

此書獨作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集解劉敞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時人歎也數受賞賜擢徙校書已為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為權徙也明衍校書二字惠棟曰案如劉說則擢徙二字無所附麗或作尚書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

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偃皆至公

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

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

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

斗斛權衡使人不得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

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願望太山嘉澤降樹柴祭之日白氣

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

又曰以廬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集解官本考證曰注

以廬江郡為六安國監本脫江字今照宋本增惠棟曰孝明八王

傳彭城王恭以元和二年徙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表安

封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也

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寶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

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

集解惠棟曰釋名云日實也先

明盛寶也月缺也滿則缺也

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

主執則日月薄食

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

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

集解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夏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

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

後漢書三十七

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

甚惡也集解惠棟曰蔣杲云案日當改作月坊本公訛已久不可

正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曰類應夫威柄不

已放下利器不已假人劉向上書云弒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

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子奪廢誅也利器謂

國之權執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集解惠棟曰老

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東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

不由之是呂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

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

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

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

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

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集解王補曰

袁宏紀此下有此皆失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

其權柄以勢假人者可執政孟子曰有伊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

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今大將軍雖欲敕身自約

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集

通鑑胡注初除而謁之官則辭求通者求通名也待報者得謁與不得謁得辭與不得辭皆待報也惠棟曰初除者先謁辭于大將軍然後之官也胡氏以為初除則謁之官則辭殊為費解王求通補曰觀下文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畢竟以胡注為長

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集解通鑑胡注初除者詣向臺受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

日集解惠棟曰案漢制長史初除詔書治嚴冀州背王室向私門

此迺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集解王補

雖欲隱諱神照其情垂象見戒告人君問者月滿先節過望

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此臣

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

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以敬

也天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

之水源自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微細已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

明鏡也

集解通鑑胡注言禍伏於既微人多忽之及發見之後昭昭而不可掩是爲未然之明鏡臣愚以爲左

官外附之臣

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依天子而事諸侯爲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

託權門傾覆詔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聞者大將軍再出

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

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

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言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

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集解王

應麟曰春秋繁露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堅則邪臣亂其官

改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王不可言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

堅其政丁鴻封事言出于此宜因大變改政匡失言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言鴻行太尉兼衛

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實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

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

帝言爲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

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臚賜

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已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

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迺泰伯已天下

而違周伯夷率絜情已去國竝未始有其讓也

違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

率性清潔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

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

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已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

徇營也言二子非故

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至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

夫鄧彪劉曄讓其弟曰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

薄乎彪讓國異母弟荆及鳳曄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讓爵故言非服而彪曄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集解惠

棟曰華嶠書厚作享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曰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

獨善其身將曰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

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

焉集解惠棟曰以上皆華嶠之詞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

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也

目從也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曰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

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為文關於所不見也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終

後漢書三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七按補

桓榮傳沛郡龍亢人也

錢大昭曰尋下文事沛國桓榮句郡當作國案此新莽時沛國絕嘗為郡故以郡言之至顯宗為太子後已徙中山王輔為沛王故何湯改注續漢

以國言之與後劉平傳之始言楚郡終言楚國例同

志曰

官本志作書是

入使授太子集解先謙曰書鈔

至

正作使入授太子

謹案書鈔一本無入字

拜榮為五更

榮原誤雍據明紀正官本不誤

食邑五千戶集解沈欽韓曰東觀記作五百戶為是

柳從辰曰明紀及袁紀均

作五千戶案沈意關內侯爵卑不當食數千戶耳然丁綝以鄉侯食五千戶見丁鴻傳矣榮之封侯出顯宗異數抑未可以常

封論也且章懷注已引東觀記而不著其封戶之有異則今作五百戶疑反誤

詔聽以侍中行服注華嶠書曰

至

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

錢大昭曰

時公卿刺史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惟桓郁桓焉聽其行喪皆以身為名儒破格許之真異數也然焉喪甫踰年已詔使者賜

牛酒奪服矣

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注鄧鵬傳曰至位至太尉本書附錄於鄧禹傳注所

引鄧鵬傳自係鵬專傳但未詳所本寵由大鴻臚遷太尉在永建元年見順紀又紀注載寵為京兆杜陵人

宜引三公尙書入省事注省猶視也官本也作事

居無幾會相國王吉已罪被誅官本脫居字

褊袍糟食不求盈餘注東觀記曰至糲食醋餐也今本東觀記醋作糲案史記音

義小飯曰餐醋蓋借作酢謂餐味變也糲食本即謂糲糲之食不當復作糲餐由音轉而譌集解沈欽韓曰

糟食益苦食也柳從辰曰前書食貨志負者食糟糲又鍾離意傳載樂崧為郎食糟糲御覽入百五十四引華

嶠書一作食糟糟食即糟糲之食不必別為說案糟無苦義糟心服道之糟自當如法言重黎篇讀為精

時太守向苗錢大昭曰駕沛國人苗當為國相桓典之為孝廉國相王吉舉之是其證此云太守誤

一名嚴集解沈欽韓曰水經注至繫白樓柱而去柳從辰曰檢水經注作白樓亭

柱上文山有白樓亭此脫亭字

遲地會稽注一無所當官本當作留是柳從辰曰今本東觀記亦作留

至閭里不爭訟官本爭誤爲

所著七說集解沈欽韓曰七說乃麟所作已見上至書鈔誤侯康

傳注引虞摯文章志稱彬父麟著七說一首藝文類聚卷五十
七亦載桓麟七說則七說爲麟所著無疑其子不應蹈襲其名
類聚引傳元七謨序有桓麟無桓彬而御覽五百九十引七謨
序則有麟又有彬名在劉梁之下類聚引七謨序有七激七興
七依七疑七說七篇七舉諸篇以後文觀之則七激傳殺作七
興劉廣世作七依崔駰作七疑序無七興七疑蓋傳寫者脫漏而
作七舉劉梁作御覽引七謨序無七興七疑蓋傳寫者脫漏而
七舉之下乃多七誤則七誤必桓彬所著而本傳爲偽七說也
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九十引文章流別論云傳子集古今七篇
品之名曰七林而書鈔則仍謂七謨爲傳元作御覽亦本作傳元七
謨序而沈引作七林序實誤案文章流別論明言傳元集古今七篇
品之名曰七林則七林乃其所輯書名非篇名其自序作七林亦指
書名言之七謨則其所作篇名也玉海云傳元作七謨又集七林是
其證沈改御覽而駁書鈔以就其說適成大錯既改謨爲林更指誤
爲謨以七謨爲卽桓彬作然七誤猶之七激七疑本非謬字况藝文
類聚亦引作傳元七謨序序既不謬誤字自無由謬仍以侯氏之說
爲得之蓋章懷注既以七說屬桓麟則彬傳必非本作七說而準
以類聚之不及七誤因亦不數桓彬正足爲彬作七誤之證也

丁鴻傳得鄉亭厚矣

錢大昭曰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位視中二千石

亂世權行注皆是權時所行皆是官本

春秋之義不曰家事廢王事注春秋衛靈公卒至故駿引以為言

也柳從辰曰袁紀作漢有舊制春秋不以家事廢王事故與衛

輒之立也案注引公羊傳刪節字句過多如輒者曷為者也

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集解劉攽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至或作

尚書案劉意擢徙二字承上數受賞賜為一句不必有所附麗

尚書六百石亦非二千石擢徙之官惠說仍誤矣前書劉

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集解惠棟曰蔣杲云至不可不正此

條應在朔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注孟子曰有伊尹之

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官本心皆依孟子今文作志案周

為孟子異

本是也

月滿先節注東觀記亦云作先節

案文多一云字

大將軍雖不受

錢大昭曰閩本雖下有云字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爲縣陽泉鄉佐

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

賦會莽敗義兵起宗迺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

更始曰宗爲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

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迺表爲偏將軍

禹軍到枸邑赤眉大眾且至禹曰枸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

而眾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迺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

著笥中令各探之

笥以竹爲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笥

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

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

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已橫行宗今擁兵數

千曰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

集解先謙曰遽下疑奪知字

遂留爲後拒諸營既

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曰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曰張將軍

之眾當百萬之師猶曰小雪投沸湯雖欲勦力

集解先謙曰勦官本作戮惠棟曰賈

逵云戮力一心也當作勦高誘戰國策注云勦其字从力

其執不全也迺遣步騎二千人反還

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迺得歸營於是諸將

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牟貫胛

胛背上兩膊間

集解先謙曰官本牟作矛是

又轉攻諸營保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

徵還光武曰宗爲京輔都尉

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暴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

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集解劉攽曰案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

將突騎與征西

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

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

冀盜賊屯聚山澤宗目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迺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邈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

田姓故曰法爲氏

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爲秦所滅見史記

宣帝時徙三輔世爲

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

續漢志曰郡皆置諸曹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

辟太傅張禹府

舉雄高第除平氏長

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公主傳

善政事好

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

陵令

集解惠棟曰屬河南一作苑先謙曰宛陵在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洧川縣西北

永初三年海賊張

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

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

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

吏

厭次今棣州縣是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光武紀

轉入高唐

高唐今博州縣集解先謙曰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四十里

之高唐漢縣也齊高唐邑在其縣南地實相近唐屬淄州其博州之高唐漢爲靈縣今高唐州注誤

燒宮寺出繫囚

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

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

尚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已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集解惠棟曰冠無五梁故贊云矯妄冕服也先謙曰官本伯路下更

有伯路二字是黨眾浸盛迺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

萬人迺徵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

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眾會赦詔到賊猶曰軍甲未

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曰爲當遂擊之雄曰

不然兵凶器戰危事

史記范蠡之辭

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

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已慰誘其心孰必解

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卽罷兵賊聞大喜迺還所

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

春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

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僞

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

口益增郡濱帶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又有雲

夢藪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

害者甚眾雄迺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

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爲畜龍以爲畜故魚鰭不忿鳳以爲畜故鳥不循鱗以爲

畜故獸不狘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

是不擾之也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監謂捕獸之機也是後虎害消息

穽謂穽地陷獸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消作稍人曰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初

平中卒官集解孫人龍曰案自安帝永初三年己酉至獻帝初平元年庚午凡八十餘年前稱三年徵爲青州刺史此云

初平當是元初之誤陳詩子真在逸人傳集解錢大昕曰逸人即庭曰汪本初平作元初

字後來追改不及徧檢它傳故或改或否耳列女王霸妻傳亦云霸已見逸人傳趙岐傳漢有逸人姓趙名嘉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

守曰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縣使撫兼領之集解先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

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磐牙謂相連結集解官本考證曰官本注道作道是

恤云互俗作牙前書劉向傳宗族磐互易大畜積牙字是牙字之誤惠棟曰孫

豕之牙鄭康成讀為互易說互體亦作牙音吾建康元年九江

范容周生等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朱生案漢以前周與朱同音張由反范容周生揚徐羣盜非有名籍可

考止據其當時所傳姓相聚反亂屯據厯陽厯陽今和州縣集解名故碑史所載各異也

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耀集解惠棟曰本紀作

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耀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

等集解沈欽韓曰陰陵今鳳陽府定遠縣西北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

稱無上將軍勉皮冠

集解惠棟曰東觀漢記云鹿皮冠也

黃衣帶玉印稱皇帝

集解

曰質帝紀云稱黃帝案下文華孟稱黑帝當時皆以黃為土德以

代漢黑為水德以滅火則皇字應作黃又紀載勉稱黃帝在永嘉

元年三月與傳異帝堯碑以皇為黃

臺碑陰以黃為皇知黃皇古字通

築營於當塗山中

宣州集解吳仁傑曰案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一在宣州宣之

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之有惠棟曰續志九江當塗有馬邱

聚徐鳳反于此當塗在唐屬濠州注誤也荀淑傳注亦同惟下邳

惠王傳注云當塗在今濠州鍾離縣西南此獨得之益章懷所注

不出一人

迺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合肥

今廬州北也

之手故也

集解先謙曰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

注見堅鐔傳

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

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

錢賜錢

邑封邑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

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

餘眾攻燒東城縣

東城縣故城在今濠州定遠縣東南集解通鑑胡注東城屬九江郡先謙曰注見質紀

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集解沈欽韓曰

今順德府平鄉縣西北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

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

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集解惠棟曰本紀太守楊岑撫乘勝進擊破之

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

南悉平振旅而還曰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所得賞賜盡分

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執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

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字鴻卿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云字皇卿巴郡宕渠人也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

音古少學春秋司馬兵法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

本反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禮直也當景公時善用

司馬禮直也集解惠棟曰緄碑云少耽學問習父業治春秋賈氏韓

詩倉氏兼父煥集解惠棟曰馮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韓曰隸釋

律大杜殘碑云煥字平侯

有元初六年十二月賜幽州刺史馮煥詔洪氏云煥有墓闕題云

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必是自豫徙幽而賜此詔煥猶在豫

故其前尚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左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

稱故官也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左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

元年集解通鑑考異曰案帝紀建光元年十二月高驥圍元菟而

延為怨者迺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集解通鑑胡注古歐

烏侯反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

緹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

妄詐規肆姦毒願已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

者所為徵奮抵罪集解惠棟曰魏書公孫淵傳云安帝建光元年

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會煥病死獄中集解惠

詔書遣侍御史幽州收考姦臣矯制者煥殘碑卒于永寧二年四月洪适云建光之元即永寧

二年是歲七月改元煥以四月終故碑尚用舊年也帝愍之賜

煥光錢各十萬曰子為郎中緹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

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碑云弱冠詔

除郎遷更仕郡歷諸曹史督郵主簿

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郡察廉吏州舉尤異遷健為武陽令誅疾豪彊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事辟司

空府侍御史為廣漢屬國都尉集解惠棟曰趙明誠案碑自舉孝廉為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為中丞與

督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為都尉前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已緄持節督揚州諸郡

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碑云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突朱生徐鳳馬

勉張嬰等坐迫州郡進遷隴西太守集解惠棟曰碑云坐問吏辜兵正法復辟司徒府也還隴西太守集解惠棟曰碑云坐問吏辜

若今之後鮮卑寇邊曰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也弭止

保辜限後鮮卑寇邊曰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也弭止

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集解沈欽韓曰趙明誠云

緄為遼東太守以前嘗為治書侍御史遷尚書遂為廷尉未嘗拜京兆尹及司隸校尉也時長沙蠻寇益陽屯

聚積久至延熹五年眾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

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集解惠棟曰風俗通武陵

蠻夷黃高荆州刺史劉度集解惠棟曰渚宮舊事度延熹初為刺史南郡太守李肅竝

攻燒南郡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

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蠻夷猾夏各焚都城蹈藉官人

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

猛是已擢授六師六師猶六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傳之徒已

寡擊眾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藁街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

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傳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

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

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郅支夜郎樓蘭之

刺殺之持首詣闕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衛尉作衛侯

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不從命牂夜郎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興與從邑君數十人見

立立數責因斷興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衛霍北征功列

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傳此蓋泛論誅戮戎夷耳

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真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次封

狼居胥山通還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

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子曰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

天將軍制之將答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集解沈已

命有司祖于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應

遠郊門也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敷敦淮濱仍執醜虜將

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

布也醜眾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

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已

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緹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迺上疏曰執

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

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集解

沈欽韓曰商子畫策篇勢不能為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姦雖伯

夷可故樂羊陳功文侯示曰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

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尙

書朱穆奏緹曰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載穆奏曰臣聞

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不當荷任
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
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
虛端以自屈衛為臣不忠帝寢其奏

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集解先謙日在今永州府寧遠縣西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

降十萬餘人荊州平定集解惠棟曰碑云南征五谿蠻夷黃加少
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沈溺以

千數降者十萬人收通資布卅集解通鑑胡注將軍出
萬匹潘鴻見度向傳桂陽宿賊詔書賜錢一億因讓不受振旅還

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集解通鑑胡注將軍出
征從事中郎職參謀議薦曰為司隸

校尉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二十引謝承
書云緄表奏應奉賜金錯刀一具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

許監軍使者張敞集解惠棟曰渚
宮舊事作張叔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集解

惠棟曰渚宮集解舊事作傅婢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

令黃雋奏議曰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

陵緄曰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集解惠棟曰碑云緄臨當受封以謠
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

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

職集解王補曰案碑以此為最帝不納復為廷尉集解沈欽韓曰案傳三言棍為

廷尉後為廷尉時所奏與本傳異前一為廷尉於末此處廷尉衍文也時山陽太守單遷曰罪繫

獄棍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誅章誣

棍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集解惠棟曰碑云棍拜廷尉表荊州

刺史李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瓚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應奉上疏理棍等得免後拜

屯騎校尉復為廷尉集解惠棟曰碑云復廷尉奏中臣子卒于官

集解沈欽韓曰碑云永康元年十二月薨皇甫規傳永康元年夏

日食應詔言劉祐馬棍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棍卒於是年知己經

罷斥非卒官也水經潛水注若渠縣有車騎將軍馮縹柱陽太守

李溫豕二子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漢水暴長郡縣吏民莫不於水

上祭棍弟允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作元字公信案律麻志有五

之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拜降虜

校尉終于家謝承書曰棍子賢

度尚集解惠棟曰荊州刺史度侯碑云其先出顓頊與楚同姓熊

嚴之後亦世掌位統國法度元和姓纂度姓云古掌度之

官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續漢書曰

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積困窮迺為宦者同郡侯

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集解惠棟曰

案曹娥碑在元嘉元年沈欽韓曰袁宏紀尚初為上虞長縣民故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

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白還不聽停車待之翼瞞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皆此類也案以續漢書

謝承書及袁紀核尚為人非不修學行者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

也未有己無學行而能優賢表善者也

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恒歎述之以為有非凡之操雋後官至車

騎將軍遠近奇遷文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集解沈欽韓曰今順天府文安縣東縣志

尚有人知人之鑒縣東北柳河鎮有古城上有漢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

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

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

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

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

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

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

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

兵討之不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

集解沈欽韓曰紀要艾縣在南昌府寧州西百里龍

岡坪先謙曰案上

下文衍一人字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

益陽

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集解先謙曰注見桓紀官本注無上今字王會汾云案在益水之陽此

前書音義中語也監本在殺縣令眾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字下加今字無義理去之

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

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

集解惠棟曰尚先以從父夏去官更舉孝廉爲右校令至

是擢拜荊州刺史見度侯碑

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

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

集解通鑑胡注

宿賊言積久爲賊也

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二

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聞

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適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

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電週并力攻之

申令軍中

集解通鑑胡注申令者既下令而申言之申重也

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

相與從禽尚迺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

涕泣向人人慰勞深自咎責

集解通鑑胡注以失火自咎責也

因曰卜陽等財寶

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踊尚

敕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目深固不復設備吏士

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

集解通鑑胡注延熹五年向刺荊州至是三年矣

羣寇悉

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集解沈欽韓曰金石錄荊州刺史度尚碑云封右鄉侯遷遼東太守

拜中郎將復拜荊州刺史以故秩居碑不言為桂陽又不言卒於遼東太守趙明誠云皆史之誤

明年徵還京師

時荊州兵朱蓋等徵戍役久

集解先謙曰官本徵作征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

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

集解惠棟

曰胤字伯嗣具帝紀注

棄城走賊眾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

之於是曰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

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尙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尙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烏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髻也音直追反烏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集解錢大昕曰禹貢島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鄭康成王肅本皆同故章懷引以證烏語之義後人依今本改鳥字爲島而此注遂成贅文矣王會汾曰案宣城屬丹陽郡其地自春秋以後久隸中土雖有山谿而非阻絕安得有深林遠藪椎髻烏語之人此傳宣字當作安安城爲長沙屬邑與辰沅相近苗獠雜處盜賊時作故抗徐制之使不得逞也且詳上下文義前序荆州攻桂陽零陵而度尙與長沙太守抗徐擊破之此追序抗徐爲安城長已能約束羣盜繼又擊破公孫舉等後乃接云及在長沙宿賊皆平以見前爲邑宰後爲郡守皆在長沙累著成績也章懷見上文有鄉邦稱其膽智語遂以試守邑長亦係丹陽且舉島夷卉服以資島語不知禹貢冀州之島夷與丹陽郡絕不相涉先謙曰注引島夷當作島夷後人妄改王說宣城當作安城案安城之城本作成漢屬長沙後屬豫章在今吉安府安福縣西卽令宣城可疑何能執古書一通作之字以爲當是安成且徐破賊遷官皆在太山不在長沙矣而臆揣一由安成以爲邑宰郡守皆在長沙之據讀古書不能如此武斷

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

等集解先謙曰官本大作太下同破平之集解沈欽韓曰以紀傳參攷平公孫舉者段頴也平叔孫無忌者宗資也抗徐

爲宗資司馬此作公孫舉誤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集解

先謙曰今遷大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

官桓帝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曰尙爲荊州刺史尙見

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己負集解通鑑胡注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羣賊爲罪蘇輿曰漢世課

吏之法有誅有負負多則有誅罰故云然先謙曰蘇說是迺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

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檢帝紀此後未

有赦不知會何赦也案帝紀延熹八年三月辛巳大赦天下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集解

胡注竹約爲節械節亦械之刻約處也說文云械桎梏也鄭康成月令注云桎梏今械也獄吏謂磐曰天恩曠

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

入交趾磐身膺甲冑集解惠棟曰謝承書膺作嬰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

帥餘燼烏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尙懼磐先言怖畏罪戾戾亦罪也

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爲喻言爲國之捍衛也詩曰新父子王之爪牙也

而爲尙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集解劉攽曰案文大當作夫惠棟曰大謝承書作夫

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已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

吏死爲敵鬼乞傳尙詣廷尉集解惠棟曰胡注以傳車召致廷尉陳案漢律四篇有告劾傳覆故永建

元年詔曰亡徒當傳勿傳度有罪當傳捕之非傳召之謂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尙不徵者磐埋

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已其狀上詔書徵尙到廷尉辭

窮受罪已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曰清白稱終于廬江太

守集解惠棟曰謝承書磐傳云磐以操行清廉見稱爲廬江太守尋陽令嘗餉一盒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取付還外卒

因私以兩枚與兒磐奪兒甘糲卒曰何故行賂于吾子京師諺曰聞清白張子石尙後爲遠東太守數月

鮮卑率兵攻尙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集解

惠棟曰案蔡邕集有度侯碑見文選注卽韓碑所載荊州刺史碑是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

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

而家焉父扶交陞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

政事集解沈欽韓曰謝承書喬字聖達爲尚書侍郎轉左丞自在臺閣閑練漢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國政便宜拜尚書夙夜周

慎退食自公儀表偉麗每朝賀百僚側目案一本作楊高字聖建高乃喬隸之訛先謙曰側目疑屬目之誤桓帝愛其

才貌詔妻曰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

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

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迺特制馬車數十乘曰排囊盛石灰

於車上排囊卽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集解沈欽韓曰排字本爲囊一切經音義云又作鞠排二形謂煨家用吹火令熾者

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剋其會戰集解劉攽曰案已言會戰何用

共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曰火燒

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

破散

集解通鑑胡注波駭者蓋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也

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

郡境已清

梟懸也

荊州刺史趙凱

集解惠棟曰清宮故事云度尚徵還以天水趙凱為刺史誣奏

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

防禁嚴密無由自訟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璇為凱橫奏檻車徵奪其筆硯

迺噬臂出血書

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

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

已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已病乞骸骨卒

於家

論曰安順已後風威稍薄寇攘寢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

時月

闕息也

假署皇王者蓋已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

集解惠棟

日謂張伯路冠五梁徐鳳冠鹿皮之類是也

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

奔命首尾

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

若夫

數將者立宣力勤慮曰勞定功

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而景風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

之賞未取膚受之言互及

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

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矣集解先謙曰官本同王會汾云風字監本訛昌案易通卦驗春秋攷異郵並有此語漢唐

人經疏中常引之今改正曰此而推政道難乎曰免

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集

解先謙曰官本注佞下有而有宋朝之美六字

贊曰張宗禪禹敢殿後拒

殿音丁見反

江淮海岱虔劉寇阻

虔劉皆殺也其

謹清之雄尚親撫璇能用諫亦云振旅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終

後漢書二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八校補

張宗傳亂著笥中注鄭元注禮記云圖曰簞柳從辰曰鄭注見曲禮簞應作箒官本亦

誤

法雄傳遷宛陵令集解惠棟曰屬河南亦作苑柳從辰曰宛陵屬

宣城縣地案惠氏謂一作苑固明指河南郡之苑陵地今在開封者也惠或別有所本

猛獸不擾注故獸不狘官本狘

滕撫傳九江范容周生等集解惠棟曰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朱生

案馮緄碑作范突朱生亦不作范容

築營於當塗山中集解吳仁傑曰案有兩當塗縣一在九江郡至

蓋章懷所注不出一人之手故也柳從辰曰九江郡當塗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南

馮緄傳巴郡宕渠人也注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今緄定府渠縣東北

建光元年集解通鑑考異曰至紀傳皆誤以延為廷案考異據高驥傳有姚光

上言遂謂光之被殺實在延光元年紀傳尚不誤而高驢傳之載姚光上言
不知光死於建光元年紀傳尚不誤而高驢傳之載姚光上言
實大誤也安紀載光之被殺在建光元年四月甲戌有日可據
上溯永甯元年七月乙酉朔則日固不誤建光改元在是年七
月其前仍稱永甯二年而馮煥殘碑載煥卒於永甯二年四月
光死煥始被收死獄中則月亦不誤安得謂其年有誤乎高驢
傳載馮煥姚光之戰敗在建光元年春蔡邕之戰歿在建光元
年夏此與紀合者也至以高驢王宮幸馬韓歲貊圍玄菟與扶
餘王遣子尉仇台與州郡并力討破之皆在建光元年秋與紀
不合則已誤且謂宮之死亦在是年而即繼以姚光上言請因
喪擊之夫宮死在破敗之後上言又在宮死之後紀載扶餘王
遣子擊破高驢等遣使貢獻已在延光元年二月而高驢傳皆
以屬之明年遂成詣降之前則尤大誤意當時上言者雖或有
人而必非姚光且陳寵傳亦不載陳忠有駁姚光上言之事故
不可信

會煥病死獄中

沈銘彝曰前書宣帝紀煥死獄中
蘇林曰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疾

帝不納復為廷尉集解沈欽韓曰至此處廷尉衍文也

案沈說殊誤碑云復

治書侍御史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車騎將軍此一為廷尉
於車騎將軍之前也又云以謠言奏河內太守中常侍左伯弟
坐遜位拜將作大匠河南尹復拜廷尉此再為廷尉也表荊州
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太原太守劉瓛隸隸隸斷不宜以重

論坐正法作左校後詔書特賞拜屯騎校尉復廷尉此三為廷尉也本傳載親官位事迹多與碑異獨三為廷尉正與碑合

拜降虜校尉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作降虜都尉終于家注謝承書案續志無此官名蓋臨時所置

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柳從辰曰華陽國志云元子遵字文衡尚書郎

度尚傳得為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錢大昭曰度尚碑云初奉歲計拜郎中除上虞長

注上虞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北

大小皆相與從禽官本禽作命誤

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注書曰島夷卉服夷原謠衣據禹貢正官本不誤

會赦見原集解惠棟曰通鑑考異云至三月辛巳大赦天下案桓紀赦

在三月而尚與抗徐破賊在五月傳言會赦乃尚復為荊州刺史後事故考異云未見惠說非

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錢大昭曰

據本紀及鮮卑傳鮮卑寇遼東屬國在延熹六年尚之討平當在是時至尚與抗徐擊破桂陽賊胡蘭等事在八年傳中後字

誤案讀范書者每以尚傳與尚碑不符而致疑於史如傳云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碑作遷遼東太守沈欽韓引趙明誠之說

信爲史誤然洪景伯又疑作桂陽者爲合謂羣賊十年通誅最
後深藏桂陽山谷間尚多設方略始能剪除恐或就守其壤不
可得而辨也今觀碑於遷遼太守後繼以拜中郎將復拜荆
州刺史按之於傳兩拜固符惟碑無遷桂陽太守傳以爲遼東
太守列作後官是有異耳是必尙於破平桂陽宿賊之後本年
遷桂陽太守又改遼東太守皆在七年之末於時未久其明年
之徵還實還自遼東而非還自桂陽碑以南遷桂陽旋改遼東
遂略桂陽而不數傳惟誤守遼東爲後事遂並誤徵還爲自桂
陽而因亟數桂陽也洪氏疑守桂陽爲事所宜有是也然碑云
遷遼東太守旬月之間歲貉甯輯與傳所謂爲遼東太守數月
戎狄憚畏事仍相符則碑必非誤桂陽爲遼東明矣錢氏疑守
遼東非後事亦是也而必據以爲事當在延熹六年則不確無
論遼東屬國乃都尉所治非卽遼東郡而傳明言尙出兵三年
羣寇悉平則三年中必無守遼東之事碑雖殘闕而於爲右校
令下云是時南蠻蠢動擢拜則擢拜者當然爲荆州刺史而非
遼東太守傳與碑說亦相符足以證守遼東之不在六年若必
於桓紀鮮卑傳求合則延熹九年紀傳皆有鮮卑寇緣邊九郡
之文未必遼東不在九郡之列是轉爲傳後爲遼東太守數月
九年卒官增一證據但果終於遼東太守則碑不當仍云以故
秩居而有荆州刺史之題名傳之誤卽此可見今推守遼東爲
在延熹七年雖紀傳未言而尙碑可考況鮮卑本有遼東鮮卑
遼西鮮卑各部落當檀石槐肆虐之時遼東郡之被寇無常殆
不勝載碑僅云歲貉甯輯傳亦僅云因攻戰破尤非必應徧載
之事也傳既有守遼東數月之事而仍載其遷桂陽太守則傳

亦必非誤遼東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集解惠棟曰蔡邕集

有度侯碑見文選注即隸釋所載荊州刺史碑是案文選三國名臣贊注引

蔡邕度侯碑明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題曰度侯是向免

官後得食故秩未奪爵土遂以侯終而傳為遼東太守卒官之

誤益見矣且尚復為荊州刺史在破胡蘭後紀載尚破胡蘭為

延熹八年五月復拜刺史又在其後經過張磐會赦不肯出獄

尚被徵詣廷尉解窮受罪已乃得原計八年且畢矣九

楊璇傳會稽烏傷人也烏傷今金華府義烏縣治